

小时候的年味

重温往日时光

严冰

憧憬美好未来

冬去春来，寒来暑往，又是一年！走遍海角天涯，最想念的，还是自己的家。尤其是春节临近，年味渐浓，不禁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的年味往事，如梦如烟，散发着芬芳！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小时候的春节，在京津两地度过。北京，东长安街，北京火车站的钟声为年味增添了悠扬的神韵；天津，北运河畔，十里槐花飘香，为年味带来春天的向往。

年味里有喜庆！一句“过年啦”，牵动着孩子的心。孩子盼过年，因为过年能够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吃“好吃的”。在那个拮据年代，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，更没有管道燃气，但是担水劈柴、引火烧煤，也要把一家老小的春节过红火。于是，剥饺子馅的响声和炖肉的香味，交织出浓浓的年味。下饺子时的热水滚烫、揭盖儿时的蒸气升腾，仿佛给家家户户的窗户贴上了一层薄膜，把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世界挡在窗外，仿佛普天之下只有温馨的一家人。小时候的年味，是穿新衣戴新帽的满足，是省吃俭用一年后享用美味佳肴的丰盛，是家家贴春联、挂灯笼、洒扫庭除的忙碌，是探亲访友的欢聚，是爆竹声声的热烈，是一句“给您拜年啦”的喜庆，是温暖的烟火气，是阖家团圆的幸福味道。

年味里有童趣！过年时节，往往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，所谓数九寒天。在天津的北运河畔，卷一个纸筒，伴着北风呼啸，在野地里，追着纸筒跑，便觉趣味无穷，即使冻得鼻涕奔流，也不觉冷。还会缠着大人，用几块木板和一个三角铁，打一个冰车。于是，有冰的房前屋后，便成了欢乐的冰场。经常摔到冰窟窿里，弄湿了棉鞋棉裤，即使回家挨一顿骂，也觉得乐有所值。

年味里有欣喜！一次过年，路过书店，欣喜地发现了一本刘厚明先生谈如何写作的书，那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讲文章之道的书，第一次读到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等等至理名言，可说是启蒙读物。十多年后，当我真正走上“爬格子”之路的时候，刘厚明先生已经不在，否则要当面向他致谢。从此，过年买新书、读新著，成为穿新衣、戴新帽之后，又一项有仪式感的过年内容。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精忠报国》等书籍，都是过年时选购的。

年味里还有怀念！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父亲是南方人，以前在每年除夕夜，除了饺子，还要为全家端上香喷喷热腾腾甜滋滋的八宝饭。当儿女为他点赞时，父亲总是幽默地含笑说：“爸爸不是白当的！”如今，我再也不吃不上父亲做的八宝饭。最早带给我年味的亲人，有的已经不在，他们如果能够看到子孙后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基因在延续，精神在传承，一定会含笑九天。

年味里更有憧憬！年味的形式在变，不变的，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幸福安宁的期盼，对明天的中国更美好的祝福！过年，是一件很怀旧的事，让我们重温往日时光；过年，更是一件很浪漫的事，让我们憧憬美好未来，祝愿大家兔跃千里、新春快乐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！

在天寒地冻的东北，过年的时候，外面往往是一片雪白。但在我这个80后的记忆中，童年家乡哈尔滨的春节是那么五彩斑斓！

年是热热闹闹的红色。我家小区门口，有个不大的露天市场。临近春节，市场里许多摊贩，不管原本是卖什么的，总要在摊位上腾出一片地方，摆上些春联、福字、灯笼卖。从尽头一看，是连成一片的红，热闹、喜庆。

自我上小学后，父亲每年买年货都会带上我一起。捧着新买的春联和福字回家，父亲会先把它们放进柜子。要等到腊月二十九下午，再郑重地叫我贴上。楼道里的灯光将那崭新的春联照得闪闪发亮，愈加红艳。

年是香软糯糯的黄色。在所有东北特产食品中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粘豆包。小时候，只有春节前后才吃得到这种美食。那是一个个比乒乓球大点儿的小圆包，外面是黄米面做的皮，里面是豆沙做的馅。储存的时候要冷冻起来，吃的时候，放在蒸锅里蒸熟即可。刚蒸好的粘豆包，尽管烫嘴，我也忍

不住要立刻夹起来咬一口。金黄的外皮已经变得粘软，嚼劲十足又不粘牙，和甜而不腻的豆沙馅配在一起，实在美味。有时咬得急了，豆沙哗啦啦往桌上掉，家长会笑着嗔怪，“你慢点儿，锅里还有的是呢！”

年是生机勃勃的绿色。妈妈喜欢养花。每年春节，她都要再添购一盆新的绿植。叶子宽大的君子兰，长着小尖刺的芦荟，越垂越长的吊兰……在妈妈节前打扫屋子的时候，我负责拿一个小抹布，为它们擦拭叶片。

后来家里的植物越养越多，我的清洁工作却越做越敷衍。妈妈见了，忍不住中途自己接手来干。她像看护婴儿那样仔细，先把花盆擦得锃亮，再除去杂草，用喷壶浇洒每条枝叶，还会对着花草草唠嗑。“干嘛这么认真？”我嘀咕道。“又熬过一冬了，它们多有生命力啊，瞧着就精神！”妈妈认真地道。

是啊！虽然窗外白雪皑皑，屋内却充满绿意。这郁郁葱葱的绿，就像是新年春天的代言人，教会了我要一直做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
欢声笑语寻年味

潘旭涛

回忆儿时的春节，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笑脸。我想，年味应该是欢乐的味道。

我出生在山东烟台，作为一名80后，我的成长环境与长辈有了很大改善，可以说是衣食不愁。但春节期间的衣与食总有独特“魔力”，让人期盼不已。

大年初一，睁开惺忪睡眼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、新鞋。新衣服大多是红色系，一穿上身，格外喜庆，过年的氛围顿时更浓了。新鞋子通常是运动鞋，穿上舒适柔软，父亲常常笑着提醒我：“出门再穿，在家穿拖鞋就行。”可我还是舍不得脱下来，脚踩新鞋，感觉走路都快轻了许多。

过年的美食也显得与众不同。临近年根，我家要蒸几锅馒头，留着正月里吃。过年的馒头，看起来更白，摸起来更松软，嚼起来丝丝甜味更明显。我曾好奇地问母亲，“馒头里是不是加了什么特别的东西。”“跟平日是一样的。”母亲说，“吃起来不一样，因为这是过年嘛，心情不一样。”

春节期间，在欢乐的氛围中，最不缺的就是欢声笑语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经常跟着父母买春联。摊位上的春联挂满一面墙，我有时会跑上前，用手指着春联，抑扬顿挫地朗读上面的字。由于春联是繁体字，加之是手写体，读错字是常有的事，有时会引发一阵欢笑。有摊主还打趣地说：“明年我就按你念的写。”

过年的时候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了。亲戚朋友家的小伙伴们，已经许久不见了，过年聚在一起尽情玩耍、逗乐。即便孩子们调皮一些，家长一般也不会责怪。平日家长不舍得买的礼物，孩子们趁着过年提出来，多半也可以如愿以偿。串门、拜年时，家家桌上摆着糖果、瓜子、巧克力等零食，大人们聊天，孩子们则大快朵颐。

正月里，走到哪儿听到的都是吉祥话，见到的都是满面笑容。在阖家团圆、辞旧迎新的日子里，稀松平常的事情会成为欢乐的载体，被寄予美好的期许。春节的欢声笑语里，饱含着浓浓年味。

过年是个“长镜头”

叶子

回忆起来，我这个90后小时候的过年是个“长镜头”。年味不只是大年三十的一顿年夜饭、一次合家欢、一台春晚节目，进入腊月，年味就开始弥漫，它浸润在腊肉腊肠的香味里，闪烁在大街小巷的灯笼间，荡漾在男女老少的笑颜里……

准备过年，有许多仪式感，首先是便大采购。

我的家乡湖北洪湖是长江边的一座小城，水网密布、河湖众多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，过年前制作腊味是重要年俗。新鲜的鱼、肉、排骨、猪蹄等，都是几十上百斤地买，鸡和鸭通常也要来几只。若在市场上看到哪里排起长队，那一定是灌香肠的店铺。商超里循环播放的《恭喜发财》《拜大年》《欢乐中国年》等歌曲，也是儿时记忆里鲜明的年味。各类腊货一般需先经过一周左右的腌制，然后进入晒制环节。窗台上、庭院里……家家户户，腊香四溢。

过年前必不可少的内容，还有大扫除。

年前的大扫除是个大工程，必须早起。选一个晴天，洗衣、拖地、整

理房间、清扫厨房……家里的角角落落都要照顾到，就连窗帘也要拆下来清洗，只有早起，才能在当天洗好晾干所有衣物。打扫干净后就可以进行装饰了，灯笼、彩旗、福字、窗花……各式各样，再摆上年宵花，家里顿时有了新气象。一排排红色的春联，带着沁鼻的墨香，这也是充满年味的画面。

大团圆，是关于年味最热闹的画面。

亲戚中，外出打工的多，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家族大团圆的绝佳时机。今天去大伯家做客，明天去二姨家团聚……从小年到正月十五，几乎天天都有聚会。美食自是少不了的，红红的桌布，配上一桌丰盛的菜肴，大家共同举杯，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年味。结婚、生子、乔迁……许多喜事都是在过年期间分享，谈谈各家一年的收获，再讲讲来年的小目标，相扶渡过难关，也共同憧憬未来。

过完年，置办的年货慢慢吃完了，门上的春联也会逐渐褪色，但这样的几组“长镜头”是印在记忆深处的年味，年复一年，愈加醇厚。



春节临近，山东省临淄市银雀山兵学文化公园张灯结彩，夜晚灯光璀璨。

许传宝摄（人民视觉）

五彩斑斓的年

李贞

酸甜味儿的年

刘乐艺

在我这个90后儿时的记忆中，年味一直是酸甜味儿的。

在家乡山东济南，过去一到年关，街头巷尾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气——这是老济南酥锅的特有味道。

酥锅，是济南家家户户必备的年俗菜。白菜、海带、鲅鱼等主料置于锅中，再淋上糖、醋、酱油等佐料，用小火焖制一宿，直到将各种食材炖得软烂酥香。第二天，无论夹尝哪样食物，一入口必是酸甜酥烂，味道在舌尖久久萦绕不散。

在济南人心里，做酥锅是过年的一件大事，我们家也不例外。每到腊月二十七，父母就会为此忙碌起来。

首先要忙的是备料。家里储存的大白菜是现成的，母亲会除去外层变干的菜帮，扒下里面的菜叶一片片洗净。之后，她再将洗净的莲藕切成半寸厚的藕片待用。至于那些肉类，则都是由父亲来“操刀”准备。年幼的我有时也不闲着，帮忙清洗海带。

食材收拾妥当不算完，如何摆放也是大有讲究。最先放的是白菜，它丰富的水分可有效避免糊锅；往上一层是藕，藕因

有孔而便于通气，是防止糊锅的第二重保障；再上一层是海带，需要用麻绳捆绑起来，切开时才不会散架；海带上面是五花肉，和肉放在一起，海带才好吸油入味……所有食材按顺序层层摆放完，加入调味料后再封盖压实，小火慢炖一宿即可。

夜里，父母会轮流起身照看炉子。待到天亮，酥锅炖熟了，一掀开锅盖，满屋都是酸酸甜甜的香味。吃早餐时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来上一口解解馋，各种食材的味道交相融合，酸甜酥软，尤其是醋香四溢，让人胃口大开。

酥锅做得成功，全家便好像添了件喜事，觉得来年日子一定会顺顺当当。做好的酥锅，父母每年都要分送给亲朋好友品尝，不仅是分享菜的味道，更是一起分享着新年的喜悦。

尽管时光飞逝，但儿时的这份“年味”却长久停留在我脑海之中。离家求学工作后，我在许多鲁菜馆品尝过酥锅，却始终觉得还是自家做得好吃。因为那酸甜适宜的口感，是出自父母之手，是独一无二的关爱。